

A strange
girl

莉莉安 无处不在

念语

著

“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新秀银奖 《科幻世界》潜力新星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莉莉安 无处不在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念语 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莉莉安无处不在 / 念语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8.7

ISBN 978-7-5470-4945-7

I. ①莉… II. ①念…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6318 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300 千字

印 张: 10

出版时间: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 利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ISBN 978-7-5470-4945-7

定 价: 3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448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24-86255551



自序

先说两个故事吧。两个第一次。

上大学之前，我没见过流星。

它只出现在无数的诗歌与绘画中，很长时间我想象那些星落如雨的景象，绘画中的它们太过绚烂，反而失去了真实感。

大一那一年，双子座流星雨极大，恰逢冷空气过境，天气晴好，空气质量极佳。在东上院的六楼天台，我和室友一起，第一次看到了流星。

亮绿色的星子从天空划过，贯穿东西，仅仅是两秒或者三秒，短暂到眨眼就会错过的瞬间。十二月的寒风中我们仰望着夜空，站到连膝盖都一并失去知觉。

我无法向你形容流星的样子。

正如过去的许多年间，我不曾从文字叙述、视频、绘画或动画中得知流星雨真正的样子。

它是一种仅仅归属于亲历的体验，历久弥新。

另一次是去千岛湖游玩。

家本在浙江，因而在老人口中，这个新晋的景点总是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出现——新安江水库。

游玩过程乏善可陈，过度开发的景区、略微宰客的小旅店，一切都伴随着微妙的瑕疵感。

但在抵达的第二个晚上，也是第一个晴朗的夜晚，我们看到了银河。

第一次看到了银河。

并不是相片中那些星光璀璨的银河，它们是在边陲的晴朗夜晚才有那么一点机会相逢的景色。

我们在靠近山的一侧坐下，身边就是上山的台阶。东方的天空呈现昏暗的黄色，淳安市区方向一如东南的沿海城市，黑夜永不降临。而向西看去一切截然不同——也许有三十公里或者更远，并没有村庄和城镇。浙西的群山将夜的真正模样展现出来，纯黑的夜空之上，西南方向的银河组成一条闪耀的亮星条带。

如果在城市里，我可不费力气地认清所有的亮星和可见星系——毕竟只有寥寥数十颗能够看到的星星。在那一晚我却连认出冬季大三角都显得费劲。

那么多明亮的星星。

竟然有那么多星星。

它们就在那里，亘古不变地闪耀，但过去的十八年间，我从未见过它们。

与之关联的一个事实是——没有人告诉过我它们是如此完美而精妙的存在。

两次探索都来源于一个科幻爱好者的细微习惯，一种也许仅仅是遵从于本能的习惯——无意地抬头看一看星空。

十八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科幻，抱着女生不看科幻，以及科幻都是机器人和星舰的成见，相逢之后才发现相见恨晚。

我有时也会想这样一个问题，科幻到底是哪里吸引了我。以及，另一个微妙的问题，科幻的未来在哪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潮，黄金时代的科幻钟情于预测未来，20世纪中国的科幻则热衷于科普。然而无论中外，科幻都在面临着现实的挑战——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科幻带来的新鲜感逐渐散去，那么，仍在吸引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我猜想，那也许是一种体验。这份想法并不清晰，但我相信大约是不错的，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告诉我，正是这种体验吸引了我。随着文字或者影像，穿过时间空间，与另一个世界的相遇。

科幻最终也是故事，离不开我们所经历的恩怨情仇，然而科幻又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它将与人们相似的人们置于异化的世界。

它将人们带到日常之外，带到所有人都陌生的领域，也许这正是为什么它较之其他的类型文学更容易超越国界，超越文明。

科幻是许多人都感到陌生的领域，同时又糅杂了人本性所喜爱的新奇与探索，根植于我们的本能之中；而与之呼应的探险，即使仅存于想象之中，仍旧足够让我们心潮澎湃。

我仍旧记得第一次看到流星，第一次看到银河时的震撼。我想，好的科幻也应当是这样，拥有足够让人许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依旧历久弥新的体验。

我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我希望能让每个阅读故事的人们与那些美好的、令人惊奇的点子相逢，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充满发现、想象与希望的生活。

最后，谢谢我的家人，谢谢我的朋友们——写作小组一同前进的朋友们、迟卉老师、科幻协会的伙伴们。许多灵感都在闲聊中诞生，偶然的闪现最终汇聚成观点和故事。还有，谢谢十一、小草和阿庙，是你们的微博带我接触了科幻，也是一切的开始。

那么，下次再见。

念语

2017年12月

目录

- 001 新生之门
- 023 九死一生
- 047 衡平公式
- 077 新星纪事
- 113 鲸落
- 131 莉莉安无处不在
- 167 女神的微笑
- 201 幽灵之舞
- 251 神语
- 275 流星坠落
- 287 源起三江

新生之门



我有一个世界，还有一座没有人的小镇。我能用
想象搭起天空、山水、花草和房子。也许有一天，
当我的技艺足够精湛之后，还能构建出我所爱的人。

大 鹏

大鹏的妈妈给他起名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在二十年之后会变得那么恰如其分。年轻的大鹏不看书、不做作业，逃掉了所有义务教育课程，然后完美地保留下二点五的视力，当上了民航飞行员。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大鹏不会开飞机，只能天天绕着房间走二百个圈练习走路，然后和我们吹吹牛，讲过去的故事。

“那时候啊，整架飞机上的人都吓傻了，失重是一种，嗯，绝对让人窒息的感觉……”

“然后，因为晴空湍流，你们急坠了两千七百米，对吧？后来飞机自动恢复了平稳飞行，你干的唯一一件有创造性的事情就是稳住手里的热咖啡没让它泼到机长头上——你讲了十七遍了吧？”癩

子嬉笑着摘下耳机。

我点点头：“差不多。”

“你的记忆力还没他好啊，大鹏！”瘸子拍了拍我的肩，朝着大鹏挤了个眼神。

大鹏的脸憋成了酱猪肝色，不过很快，他耸了耸肩，继续开始讲下一个故事。

我能理解大鹏。

我们的起居由专人和机械护理，于是日常生活变得散漫而穷极无聊。

这里是意识上传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康复中心，聚集着一群意识上传手术留下后遗症的患者，简称康复中心。

顾名思义，在这里的家伙脑袋都有点问题。

意识的解析与上传将人类带入了全新的纪元，人类世代梦寐以求的永生不再是无稽之谈，在数据的海洋中人们能够抛却身体的束缚，拥抱无限的可能性，新世界也是真正的乐园。

但是意识只能复刻而无法转移，微小的纳米机器人复制意识传入新世界，在七十七台服务器的联网中汇聚成全新的意识体，然而精确到量子层面的复制过程做不到无损，原本的意识将或多或少受到损害。

于是，每一个新世界的人口都会对应一具本来的身体，有一份意识将留在身体中。没有死在意识上传手术中又没有伤到根本醒不来的家伙，就是我们这一类人，我们被称为“骨架”，新人类脱离肉体时丢下的骨架。

少部分骨骼精奇且运气上佳的家伙走下手术台就能够通过大脑功能评估测试直接回归社会，而像我、瘸子和大鹏这类人则会被关

进康复中心，经历或长或短的等待。也许很快就会好，也许永远好不了。

大鹏的平衡能力和视力受损，癱子的运动神经坏得七七八八的，两个人算是同病相怜，他们俩摔过的跤加起来足够绕着康复中心转个三圈。

精神与情绪方面的问题更加常见。大鹏的情绪倒很稳定，癱子则显得神经质且愤世嫉俗，他简直是意识上传手术后常见情绪问题的集大成者。

不过，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还算有所指望。从测试评分上看，每个人离恢复自由身都不算太远。

“这个月的测试申请表啊，你们报不报，报不报！”癱子今天的心情特别好，挥舞着几张白纸，一瘸一拐地小跑进房间。

康复中心的每个人都熟悉一条常识——如果大脑功能评估测试的完整度分值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零零，即算作正常，可以回归社会。这间房间里的四个人距离目标值差得都不多。

大鹏还没起床，在床上翻滚了两下，又趴下去，嘴里嘟哝着：“大早上的吵什么。我没兴趣。”

我们的另一位室友用鼾声表示他拒绝对此发表评价。或者说，他其实没法发表评价，如果不是吃喝拉撒这四样生理需求使得他需要起床的话，每天一共二十四个小时他能睡上二十五个小时。

“哎，那你呢？”癱子讨了个没趣，跑来问我，“我觉得啊，这里还是你最正常，八六三，分儿是低了点，但你可以试试，说不定哪次机器就显灵了。”

“我？我这个月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分数又不可能更高一点。”我耸耸肩。

八六三

我叫八六三。

名字取自大脑功能评估测试完整度分值后三位。

在别人眼里，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九十九点八六三。只有我知道，它的真实含义是九十八点八六三。

差了百分之一，看起来很少不是吗？

那么，对比一下另一个事实。

评价测试结果低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通常都醒不过来。

评价的维度包括情绪控制能力、情绪感知能力、逻辑思考能力、运动能力，等等。

低分值代表较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或者——精神状态极度危险。

我醒来的时候，面前的医生支起眼镜看我，他拥有完美的真实质感，手里的记录板符合透视，且有足够自然的瑕疵，环绕着的白墙和检测仪器无一不指向着现实这两个字。

沮丧像海潮一样涌了上来。我不是走进新世界的那个意识——虚拟空间当然不可用医生来迎接来客，至少也是双马尾美少女之类的形象。

医生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就拉我去做测试。

但那时候我其实很不清醒。因为当医生例行问出“你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不记得了，什么都不记得。

“失忆。”我告诉医生，“我的记忆几乎全没了。”

“不奇怪。”他低着头写了点什么，一边说，“你的精神状况挺好的，分低不了，至于记忆嘛……可以慢慢找，不着急。”

测试很快结束了，我面对着一堵墙，脑袋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电极，墙顶投影出一个鲜红色的读数。

我忐忑地走出房间，医生正漫不经心地敲着数据，他看到我，转过头来说：“你顺着指示牌走吧，八五到九〇那一路。”

我随即注意到他面前的显示屏。在那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医生没有对我的数据表示出任何反应，惊讶或者惶恐，完全没有。

因为他没有记录下正确的数据。

通常来说，小数点前的那个数字总归是九十九，所以机器的显示数据隐去了小数点前的数值。于是他想当然地认为那是九十九点八六三——一个相当不错的数值。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像你们这样的很容易出去的，过几个月就都想起来了……”

“谢谢。”我故作轻松地道了个别。

我听见他还在嘀咕，不应该啊，失忆应该都出得去。

如果那时候他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我正抖得像筛子一样，连站直都勉强，刚转过墙角，整个人就瘫倒了下来，衣服上浸满了冷汗。

真正的测试值是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六三，红色的数字投影在墙顶上。

低分值代表较重的损伤或者较危险的精神状况，失忆并不算很重的损伤，我猜，我的情况是后者。

被判定为危险的个体会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实际上，直接处死也是可以的。杀死思维完整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下的个体合乎法律。毕竟他们通常一辈子都醒不过来，或者极度危险。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危险吗？

我不知道。

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以及——为什么我被评价为危险？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一点记忆——即使是残破的碎片。

什么都没有。

就像一张白纸。

我抵着背后的白墙，脑海里一片空白，无论如何，有一个念头告诉我，这回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大 鹏

大鹏是个狂热的信息收集爱好者。

彼时我刚刚加入大鹏和瘸子的房间，大鹏和我谈起刚刚离开康复中心回到社会的两个室友，从年龄、爱好、学校、职业，到性格、祖籍、住址、单位乃至情感经历他都了解得事无巨细，就好像每座小区的门卫大爷，拥有着堪比 CIA 的侦查能力，以及全小区所有人的详细数据。

因而，当大鹏发现新来的两位室友一个嗜睡、一个失忆时，他的表情相当沮丧。

瘸子说，他当飞行员实在是屈才了，情报间谍、私人侦探哪个都适合他。大鹏说，他也是做完手术之后才变成这样的，以前脾气暴躁得很。

“那你还算因祸得福了？”瘸子笑他。大鹏就不理他。

大鹏无聊了几天，很快找到了排解寂寞的办法。大鹏开始像模

像样地帮我研究我的过去，给我催眠，给我提供心理暗示，每天喋喋不休地问我各种问题，无所不用其极。他甚至掰着我的手找茧子的痕迹，得出的结论是我平时不太写字，倒是左手拇指上有个茧子，像是打游戏推摇杆推出来的。

大鹏顺带指出，我的生命线特别短。

“你肯定是个人生很失败的家伙。”大鹏看着我的手说。

我心一惊，他看起来又要向我推广那些唯心主义的玄学手相规律了。

“啥，为什么？”我问他。

要是他回答我事业线太短，我也不会奇怪。

“很容易看出来嘛——这儿是最低标准的房间，如果你交的钱够多的话，就算没通过测试也会有个更体面的双人间。中国人最讲究后事、祭祖这一套了，死也要死得体面一点……”

我盯着大鹏，啼笑皆非——他倒是大大咧咧地给自己判了个死刑。

不过，的确，大鹏和瘸子积蓄都少得可怜。另一位不愿醒来的室友大概也是。

大鹏的人生算是低开高走，可惜刚走到三十出头点就陡然滑落。大鹏人生的前十八年碌碌无为，义务教育对他而言是痛苦的煎熬，在十二年的学习生涯中大鹏学到的唯一技能是打架。然后大鹏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机。

在满大街的近视患者中，大鹏以二点五的优秀视力脱颖而出，而在一次次实战中锤炼出的结实身板又帮助他通过了之后的身体测试。就这样，大鹏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飞行学校，在模拟舱里，大鹏找到了长久以来未曾得到过的成就感，欣然放弃了过去的不良爱好，也很快走上了真正的飞行岗位。

然而好景不长。航天器的全自动化驾驶开始推广。大鹏进入飞

行学校的时候，航天器起降早已实现全自动。来自新世界的科技推动了现实世界的进步，那些以三重乃至四重备份来保障安全的巨大器械已经完全不需要驾驶员。飞行员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给乘客提供安全感，而当人们能够接受自动驾驶的概念时，也就是飞机驾驶员这个职位被淘汰的时候。

按瘸子的评价，大鹏就像工业革命时候的手工业者一样。在机械面前，人工一点优势都没有。手纺纱线再快快不过蒸汽机，割麦人再勤劳也比不过联合收割机，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大鹏，三十四岁，当年五月，最后一批飞行驾驶员退役，调至机场前台，两个月后，由于多次“令人无法容忍”的工作失误被裁退、失业。

大鹏的职业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同时被夺走的还有他的理想和骄傲。毫不意外地，他的女友离他而去，而大鹏的母亲开始喋喋不休起他成家的事情。

“你那点老观念早就过时了！”大鹏总这么说。可他何尝不想拥有自己的家庭呢？但他也只敢想想，他没有工作，女孩看不起他，他也配不上人家，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大鹏失去了收入却仍旧过着过去一样声色犬马的生活，大手大脚地花钱。大鹏的母亲本就上了年纪，一气之下生了场大病，身体更是大不如前，于是她递交申请进入了虚拟世界。

紧接着大鹏也递交了申请。

他的积蓄快要用完了，再这么下去，他就养不活自己了。

大鹏做手术之前，他的母亲完成了手术，评分百分之九十九点零七，她应当会躺在康复中心的机械自动护理病房里，永远不会醒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复中心也算是个人道主义的机构，当然，